

教會只有過去腳印，沒有將來的路標，信仰必是「滲水」了。

網上有一篇講道，是溫偉耀博士在澳洲某教會的培靈會，題目引起我的注意，是「動盪歲月：我們的信心從何而來？」這是動盪歲月，不必贅言。但必須面對，只舉一例：美國政府發表全球恐襲報告，去年有 92 個國家發生共 11774 起事件，導致死亡人數 28328 人，分別比上一年減少 13% 和 14%，但略微心慰，這是 2012 年以來第一次下降的數據！其他天災人禍不計。這樣的時代，古代不曾出現過，試想如果這些地區沒有教會，他們會怎樣撫慰傷痕，又怎樣面對不安的前景？過去半年，我多次進出內地聚會，清楚感受只有信徒而沒有牧者的現實。嘆息之餘，還是嘆息。

中華聖潔會從來不缺牧者，雖然「教新」的調查顯示，本港有近 169 間教會無堂主任，在此當然要為母會感恩。我們的目光要往哪裡放呢？與其搜尋教會的不足缺乏、事工的不是；倒不如注目條件更貧乏的地區和世界的需要。有一次我求教於韓國遠東廣播節目主任，哪一本韓國歷史書是我應該讀一讀的，請他介紹。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他介紹了一位中學教師於日制時代的著作，書名叫《從內涵看韓國史》（咸錫憲著）。在 2012 年的本欄，我引用過書中的思想，是這樣寫的：「值得窮其一生一世去追從的理想，是事奉的正確方向；而且路途越遠，理想越高，事奉的進程就越不會迷失。高空中的星星不是要伸手觸摸得到，才能指出方向；理想也不是要能容易達成，才可以投身。路燈與星光不同，一個能隨時換新，另一群恆久在宇宙間閃亮。越是遙不可及的星光，越能成為長遠的指引；越是不可能成全的理想才有追從的意義」（咸錫憲語）。

活在香港，必被社會上的風風雨雨所影響，但風雨背後的長久遠因是甚麼？這應該是教會去探究的。我曾提過一本書《教育的終末：為何專上院校放棄人生意義的教育》，庫爾文著（Antony T. Kronman, Education's End.）。作者以歷史軌跡對高等學府漸漸放棄「人生意義」的普遍課程，作了分析。由於母會是辦校團體，看到近九十年來的香港已經面貌全非，然而，教育作為本會的使命之一，仍要堅持；宣教的外展，趁當今仍有諸多自由，不斷發展，是值得加油。這也是最為欣慰的。堂慶要感恩之事項很多，只以繼續前進互勉。加油，再加油！